

《二手时代》：“乌托邦之声”系列的总结之作

□侯玮红

“乌托邦之声”系列是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荣获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重要依凭,而《二手时代》作为这个系列的告别与收尾之作,被认为是关于苏联及后苏联时代的一次大规模的文学表达。

斯维特兰娜是一位勇于反映时代敏感话题的作家。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事故等都曾是她的书写对象,而苏联解体后20多年来,能够引起整个俄罗斯社会持续关注的一个争论就是:曾经发生的一切以及现在所走的道路究竟是对还是错?阿列克谢耶维奇紧紧抓住这个问题,走访几十座俄罗斯城市,进行多达几百人的民间采访,终于成就了这部反思苏联及分析后苏联生活的作品。

《二手时代》出版于2013年。关于此书的名字,作者解释为是由于在这个时代国家走的是一条从西方借来的道路,所有的思想和语言都是别人用旧的,昨天的,大家都生活在别人的经验之上,所以这就成了一个“二手时代”,这里的“二手”一词特意用的是英语second hand的俄语音译。作品沿用了作家一以贯之的纪实风格,由作家通过走访而记录下的谈话片段构成。全书除开始的“参与者笔记”外,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做“启示录的抚慰——街谈巷议与厨房闲聊(1991—2001):红色围墙内的十个故事”,谈论的话题包括:“专制之美与水泥中蝴蝶的秘密”、“兄弟姐妹,刽子手与牺牲品”、“细语与叫喊以及狂喜”、“孤独的红色元帅与被遗忘的革命中的三天”、“记忆的施舍与意义的淫欲”、“别样《圣经》与别样信



《二手时代》俄文版

徒”、“热烈的火焰与高处的拯救”、“俄罗斯心灵痛苦的甜蜜与聚焦”、“那个任何一个杀人者都认为自己是服务于上帝的时代”、“红色的小旗与斧头的微笑”;第二部分叫做“虚空的魅力——街谈巷议与厨房闲聊(2002—2012):十个红墙之外的故事”,其中的话题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不过他们叫玛格丽特和阿布力法兹”、“那些立刻就变成另一种‘后共产主义’的人”、“一种很像是幸福的孤独”、“一种想把他们所有

人都杀死的愿望及之后因为这个愿望而产生的恐惧”、“一位老太婆和她领着的小辫的漂亮姑娘”、“上帝放到你屋里的别人的痛苦”、“一只母狗的生命以及100克白色花瓶里的沙子”、“死者的洁癖和尘土的静寂”、“一种狡猾的黑暗和来源于这种生活的另一种生活”、“勇敢和勇敢之后”。这些讲述涉及到苏联及后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如十月革命、集体化、大清洗、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立等等,而它们所关联的都是普通人最细微、最平常的日常生活。作者就是要让每个人都说话,让他们自己去回忆苏联,对比现在。她说苏联解体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作用在同一个空间里,她不想像一个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那样去分析这些,而想选择一些主要的生活倾向,把它们在自己的书里艺术地表达出来,让每个人都喊出自己的真相。通过所有这些讲述,阿列克谢耶维奇最想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一直令她着迷的一个问题:什么是苏联人。她说:“……苏联人,我觉得我认识这个人,熟识他,就在他旁边,与他肩并肩地生活了多年。他就是我的熟人、朋友和父母。”作者希望与书中人物同一个祖国、共同参与了这段历史进程的人们能够在中找到自己,找到自己内心问题的解答。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的“多声音”一词,准确概括出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的主要特点,也鲜明体现在这部作品中。这个“多声音”既是指在内容上针对同一个问题呈现出多人多角度的讲述,也是指在创作理念及

方法上尽量少地介入作者自己的声音,全方位地、平等地展示各种人物真实的态度和真实的内心世界。作者认为这是最大限度地贴近真实的一种方式,每个人都将自己微小的个人的命运,融入成国家宏大的历史进程,也构成人类的情感史。她认为当代已经不能像19世纪作家那样去构思小说,而是需要一部由很多人共同做出贡献的作品。作为作者,她的任务就是倾听。“如果左拉说自己是一个‘笔者’,那么我可以说我是一个‘耳人’。”

对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这部新作及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论界看法不一。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认为她是当代最有价值的作家之一,她写的不是女性小说,而是如战争一般残酷的作品。“她的小说虽然是纪实性的,却生动可感,触动人心。对于想了解历史和当代的读者,阅读她将十分重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当之无愧。”《时代》出版社总编辑鲍里斯·帕斯特纳克说道:“我完全相信,这是迟早的事。……有人提出疑问,这到底是白俄罗斯的胜利,还是俄罗斯的胜利?我认为这是俄语的胜利。她是一位俄语作家,她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

与此不同的是,一些作者指出了《二手时代》中自然主义和残酷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认为新作同作家以前的作品一样,像是撕开伤疤,以血淋淋的伤口示人,令人极其痛苦,产生生活毫无意义的感觉。

无论怎样,《二手时代》讲述的是与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因此对于它的评判同样也需要一段历史的沉淀与思考。

我译阿列克谢耶维奇:震撼心灵的真实

□情朗李寒

突然就跟诺贝尔文学奖有了这么真切“接触”,作为一个写作多年的诗人和翻译者,我觉得这真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荣耀。

去年,“铁葫芦”图书的编辑陈亮找到我,问我能否帮助校译一本俄文书稿,他们正在策划再版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铁皮娃娃兵》等几本著作。《铁皮娃娃兵》的首译者是高莽先生,因为如今他年事已高,不便再承担繁重的校译工作,问我是否能抽出时间。当时,我正翻译阿赫玛托娃诗全集,实在不想中断进程。另外,出于私心,觉得校译这样一本书稿,只是幕后的技术工作,费心费力,对自己的意义不大。但是,当我从网络上搜索这位女作家的资料,看到她的不凡经历,知道她曾多次入围诺贝尔文学奖时,觉得与自己志趣相投,选读了部分章节,被深深吸引,再加上陈亮的恳切邀请,我便答应下来,半开玩笑似的对他说,没准儿她这就要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呢。

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我通读了《铁皮娃娃兵》的最新修订本,又从网络上查阅了另外的版本,对她的创作有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然后,便逐字逐句地校译完了《铁皮娃娃兵》,作了一些补充和修订。

也就是在此过程中,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深深打动了。当懂懂的青年人听到祖国的召唤,为了国家的利益,义无反顾地奔向前线,许多人还不知道,他们去的是阿富汗,面对的会是炸弹、枪口、死亡。当读到一

个个幸存者讲述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内心的震撼简直无以言表。

因为此次合作,翻译她另一本著作《最后的见证者》的任务也顺理成章地落在了我的肩上。起初,编辑希望我翻译几万字先看一看,但我耐不住作品的诱惑,挑选那些最能打动人的章节,一口气译出了近两万字。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有数百万苏联儿童死亡:他们中有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犹太人、鞑靼人、拉脱维亚人、茨冈人、哥萨克人、乌兹别克人、亚美尼亚人、塔吉克人……该书是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艺术文献系列作品“乌托邦的声音”的第二部,是一本卫国战争回忆录。书中的回忆者当时大多在6到12岁,他们是战争最公正、也是最不幸的见证者。儿童的眼睛所看到的战争,要比《战争中无女性》(再版时名为《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里用女人的视线所记录的战争更加可怕。

在作品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提出过一个问题:是否能够找到和平、我们的幸福,以至于永恒的和谐的理由,如果为了它们基础的牢固,哪怕仅仅需要无辜的孩子流下的一滴泪水?他自己回答道:“这一滴泪水不能宣告任何进步、任何一场革命的无罪。甚至于一次战争。它们永远都抵不上一滴泪水。仅仅是一滴泪水……”

就这样,从接触到作品到翻译完,约15万字,我前后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不顾自己的写作,夜以继日地翻译该书。该书延续了

她口述纪实的风格,100位经历了二战的孩子用自身亲历,控诉了战争的罪恶。每篇文章少则几百字,多则几千字,可读性强。在战争突然爆发时,这些人有的在上学,有的在幼儿园,还有的在进行夏令营,没有想到战争会突然而至。宁静的生活被打破,他们直接被卷入燃烧的战火中,甚至直面死亡。

孩子的视角、口述式的实录,让我在翻译中如同身临其境,静静倾听他们的叙述。这种真实震撼心灵,催人泪下,翻译中有几次令我止不住泪如雨下夺眶而出。4月22日,我发微信写道:但愿此书能早日问世,正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

经过两遍校译,4月底交了书稿,我便投身于阿赫玛托娃诗全集第四卷的校订工作中。有时,会问一下它的出版进度,没想到它一直“拖延”到了10月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的这一天。我很佩服“铁葫芦”的独到眼光与高超的策划出版能力。

10月8日,得知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时,我刚刚到达狼牙山下准备河北省第八届青年诗会的会务。从石家庄到狼牙山的路上,手机没电了。下车刚刚充上电,开了手机,各种报喜、采访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我当然感觉高兴和荣幸,却不意外,她的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铁皮娃娃兵》《切尔诺贝利的祷告:未来编年史》(出版时名为《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最后的见证者》(出版时名为《我还是想你,妈妈》)《战争中无女性》(再版名《我是女兵,



也是女人》)都聚焦于重大历史事件中普通人在苦难中的遭遇,通过几乎不加修饰的记录,反映出更为真实的人性。作为新闻记者,她以敏锐的观察力和视角,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寻找事件中的普通当事人,寻找新闻背后的新闻。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作家或某种流派的领军人物,作品多以口述实录形式关注苏联时代重大历史事件中小人物的苦难,更为真实震撼,这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上并不多见。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为“她的复调式的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非常恰当。

这些作品几乎都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就是对人性的关注、对和平生活的珍惜向往,表现出作者的悲悯情怀。此外她尊重史实的勇气也非常难得。我想正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勇气与良知,始终坚持真实,加上她用自己独特且敏锐的视角介入现实,才使她的作品不光对当时社会,对当今时代也有重要意义。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风朴素、自然,没有过多的润色,叙述始终保持中立,仅仅是叙述者陈述事实,把判断交给读者。

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魅力就在于真实可信的普通人经历。她的作品中充满了人性、对苦难的关注、对和平生活的珍惜。她的作品不管写二战、阿富汗战争,还是切尔诺贝利事件,都是写灾难,让人们在阅读过程中,把和平与战争、苦难与幸福作对比。阿列克谢耶维奇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她将目光放在了经历重大历史事件的小人物身上,而不是那些人人皆知的大人物。普通人的视角能够引起更多的共鸣,可以说她继承了苏俄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对重大历史事件不应该缺席,真实记录,维护了一名作家、一名知识分子的良知。



言论

纯粹的文学事件同时又能成为周期性、全球性的新闻事件,能引起世界各国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大众广泛兴趣的,大概只有诺贝尔文学奖了。每年10月,全球读者都翘首盼着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浮出水面,然后,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会对刚刚诞生的幸运儿的生产、创作、个性、嗜好等大加介绍,不少人还会对新得主是否该得奖议论一番,同时有人会对诺贝尔奖委员会近些年来在评奖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倾向表示不满。

2001年英国作家V. S. 奈保尔、2002年匈牙利作家伊姆雷·凯尔泰斯、2003年南非作家约翰·马克·库切、2004年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2006年土耳其作家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2008年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2009年由罗马尼亚移居德国的女作家赫塔·米勒、2011年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2013年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2014年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有的是并不为大众读者所熟知,有的尽管获奖前已有知名度,但仍属于受关注度较低的作家。2012年获奖前,尽管不少作品已翻译成外语,但对于国外大多数读者来说,莫言也是个陌生的名字。

相比之下,2005年获奖的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2007年获奖的英国小说家多丽丝·莱辛和2010年获奖的秘鲁/西班牙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得奖倒是例外。他们都在几十年前就已蜚声世界文坛,已过了创作的旺盛期,却在快要被淡忘之时获得诺奖,对读者来说仍是极大的意外。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诺贝尔文学奖已走过百余年的历程,每年在确定获奖作家时,至今仍然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即诺贝尔文学奖是要颁发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文学自然仍然是其评委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

奈保尔在创作中对人物性格中所具有的泛人类共性的关注,是弥合不同民族文化差异所作的努力,其作品的无边性实际上是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狭隘性的挑战。少年时期被关进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悲惨经历,使伊姆雷·凯尔泰斯以写作支撑起了个体脆弱地对抗野蛮历史的经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库切所有作品中都得到了象征性的表达,他的作品反映了世纪末人类生存现状中的困境。耶利内克以充满激情的语言揭示了社会中陈规旧俗的荒谬以及这种枷锁对人施加的压力。品特剧作多表现人们在战后英国社会生活中受“威胁”的感觉,也反映了在动荡不安的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互不理解和人的孤独。帕慕克在小说中一再描写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和交流,使他作为东西方文化交往中间人的地位得到广泛认可。多丽丝·莱辛的创作绵延半个世纪,她的创作始终要通过个人的命运,尤其是妇女的命运,来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更为普遍的人生经验。勒克莱齐奥的作品以写流浪者、儿童、逃犯等弱势群体或边缘人群居多,关注其生存状态,充满人性关怀和对西方文明的质疑。赫塔·米勒长期生活在齐奥塞斯库独裁下的罗马尼亚,其作品的主题是暴政和专制对个体系统的摧残。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反映由暴力、由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所统摄的秘鲁的社会矛盾以及生存权利的残酷竞争,构造了拉丁美洲的秘鲁魔幻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致力于最精练的词语和最强大的力量的结合,他的诗歌从日常生活入手,“以凝练、简洁的形象,以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莫言的作品“语言激情澎湃,具有无限丰富的想象空间”,充满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艾丽丝·门罗的小说聚焦于加拿大城郊小镇的生活,描绘索非凡女性复杂的心灵与情感世界,揭示出生活含混的多义性。莫迪亚诺的作品中有关现代“自我毁灭、寻找母体”的主题隐喻是20世纪文学中最耐人寻味的悲情寓言。

这些作家所涉及的极具个性的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其背后都是强烈的理想倾向在支撑。百余年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虽然不上个个都是当年世界文坛上屹立于最高峰的作家,但应该说,每一位都是在水准线以上的。

不过,每年在确定获奖作家时,评委已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考虑的惟一因素。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奖一定考虑到国别、地域的分布应该尽量广一点。进入21世纪以来的15年里,为自己的国家第一次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就有6位,分别是匈牙利的伊姆雷·凯尔泰斯,奥地利的耶利内克,土耳其的奥尔罕·帕慕克、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中国的莫言、加拿大的艾丽丝·门罗。

在后现代的多元文化主义浪潮中,原先处于受忽视的边缘地位的弱小势力受到了重视,从边缘向中心运动。这种现象在诺贝尔文学奖中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专注于戏剧、诗歌、短篇小说等近些年来不大受普通读者或评论界、学术界重视的体裁的作家,也得到了应有的肯定和重视。今年,诺奖又颁给了以非虚构写作为主的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再者,女性作家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进入21世纪后,已有5位获奖。在创作理念上,诺奖则推崇反专制、反极权、反独裁、反暴力、反暴政、反恐怖、推崇民主、自由、博爱、不同国家、民族、人种、文化平等共处的价值观念。

文学艺术贵在具有独特的个性,而独特的个性有时并不一定能较快地得到普遍接受和认同,因此,成功地挖掘和发现具有独特的个性和价值的杰出作家,正是诺贝尔文学奖自身价值的体现,能证明诺贝尔文学奖“点石成金”的作用。

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团成员由中老年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作家、翻译家及一名律师组成。他们自有其特定的文学观、价值观,也自有其各方面的局限性。

比如,对于用欧洲主要语言以外的语言创作的作家来说,要受到评委们的青睐,最好就要把他们的作品先译成瑞典语。再则,如何让杰出作家的作品进入评委视野也很重要。由于历史和地理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诺奖评委们对作品中的西方价值观较认同。从诺奖评委们对诺奖得主的选择上,仍然可以看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中透露出的“欧洲中心论”。2002年和2004年,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情势处于严峻的关键时刻,诺贝尔文学奖分别授予身为犹太人的奥斯威辛的代言人伊姆雷·凯尔泰斯和身为捷克裔犹太人的父亲遭遇迫害经历的驱使而写作的耶利内克。尽管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一再表示,只有文学价值,才是瑞典学院惟一的衡量标准,但仍然免不了有人怀疑这其中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

诺贝尔文学奖百余年的历程尽管一直与各种各样的议论、争议和质疑相伴,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偏差或失误,但不可否认的是,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无疑已成为当今世界文坛上最引人注目、影响最大的文学活动。人们完全有理由一直满腔热情地期待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宴。

新世纪以来的诺贝尔文学奖之我见

□王理行

译文

“我吻过课本上的所有人像……”

季娜·施曼斯卡娅,11岁。
现在是一名收款员。

我微笑着回首往事……怀着惊讶的心情。难道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在战争开始的那一天,我们去马戏。全班同学都去了。看的是上午的早场演出。什么都没有预料到。什么都没想……所有大人都知道了,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鼓掌喝彩。哈哈大笑。马戏团里有一头大象,还有几头小象!猴子表演了跳舞……就是这样……我们快乐地走到街上——人们叫着:“战争爆发了!”所有孩子都高呼:“乌——拉!”兴高采烈。我们想象的战争是这样的:人们都戴着布琼尼式军帽,骑在马上。现在是我们表现一把的机会了,我们要帮助我们的战士们。我们要成为战斗英雄。我最喜欢看有关战争的图书了。有关战争的,有关战斗的……那里有我们各种各样的梦想……我钦佩那些受伤的士兵,那些从硝烟中抢救出来的伤员。从战火中。家里自己桌子上的整面墙都贴满了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军人照片。上面有——伏罗希洛夫,还有——布琼尼……

我和女伴们想偷偷跑去参加芬兰战争,而我们认识的男孩子都想去参加西班牙战争。战争在我们的想象中最是一生最有意思的大事。认为是最冒险的。我们盼望着战争,我们是当代儿童。优秀的儿童!我的女友总是戴着布琼尼式军帽,她从哪里搞到的,我已经忘记了。但这是她最喜欢的帽子。我们是如何投入战斗的呢?甚至我都想不起来了,也许,我们是想去西班牙。现在我就来说说……她在我们家过夜,当然,她是特意留下来的,黎明的时候,我们一起悄悄地从家里溜出来。踏着脚尖……嘘……嘘……顺手抓了点吃的东西。我哥哥

呢,看得出,早就已经盯上我们了,发现了最近一段日子我们窃窃私语,匆匆忙忙地往口袋里塞东西。在院子里,他追上我们,把我们叫了回来。他骂我们,吓唬我们,把我的藏书中有所有关于战争的图书都扔了出去。我整整哭了一天。当时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可如今是真正的战争……过了一周,德国军队就开进了明斯克市。德国人本身我不能立刻想得起来,只能想得他们的技术装备。大型汽车,大型摩托车……我们没有这些东西,这样的东西我们从来都没有见到过……人们都傻了,变成了哑巴。瞪着恐惧的眼睛走来走去……在围墙和电线杆上出现了陌生的标语和宣传单。陌生的命令。恢复了“新秩序”。过了一段时间学校又开始上课了。妈妈觉得,战争就战争吧,学习不应该中断了,不管怎么说我应该去上学。在地理课的第一节课上,战争前教过我们的女老师,竟然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讲话。反对列宁。我对自己说:我再也不在这样的学校里上学了。决不……我不想!回到家,我亲吻了课本上的所有人像……所有喜欢的我们领袖的照片……

德国人经常冲进人们家里,总是在搜查什么人。不是犹太人,就是游击队员……妈妈说:“把自己的红领巾藏起来。”白天我就把红领巾藏起来,晚上,当我躺下睡觉的时候,我又戴上。妈妈很害怕:万一德国人深夜来搜查呢?她劝说我。她哭着劝我。我等妈妈睡着了,等家里和外边变得一片安静。那时,我再从柜子里掏出红领巾,掏出苏联的课本。我的女友也是这样,她戴着布琼尼式军帽睡觉。

现在我都觉得欣慰,我们是这样的人……
——李寒译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后的见证者》